

政治叢書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國際編譯社印行印行

且大學圖書館
登錄號

114833

政治叢書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國隆編譯社印行

HW/305/07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原著者

桑底克林語堂 李嘉斯

譯者

蒲羅 中宣部國際宣傳處

印行者

國際編譯社

印刷者

中心印書局

版權所有

總經理

國民圖書出版社

民國三十二年九月

初版

重慶：保安路一七〇號

重慶：牛角沱對學賢家溪

重慶：大田灣五十九號

實價生熟料紙每冊一元八角五分

重慶市圖書雜誌業交際會登記證字第九七〇號



引言

董霖

本書為國際編譯社政治叢書之一，分上下二編，上編論地緣政治，其中第一篇「地緣政治」，為桑
度克氏著，原文曾在美國生活雜誌發表，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譯為中文；第二篇「地緣政治：野蠻的
則」，為林語堂先生著，英文曾在美國亞細亞雜誌發表，由蒲露復先生譯為中文。下編論心理政治，為
李聯斯氏著，原文曾在英國幸福雜誌發表，由中宣部國際宣傳處譯為中文。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名辭雖較新穎，乘為世人深切注意，但其影響所及，實際上支配世界政治，
由來已久。地緣政治，論者有謂亦可謂為政治地理，首先倡導者為十九世紀末葉之德國萊士爾，瑞典克
及倫諾氏，迨至美國馬金特爾氏「民主理想與現實」一書完成，地緣政治始成系統之學說，認為統治
東歐者即能控制「中心地」，統治「中心地」者即能控制「世界島」，統治「世界島」者即能控制世界。
德國霍斯爾爾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主持研究地緣政治之機關於慕尼黑，後羅赫斯分格於時在獄中禁
閉之希特拉，「我的奮鬥」一書中主張，受霍氏之影響至深。最近美國史派克門教授警告世人，勿使歐
洲統一，重向權力政治，即繫於地緣政治之理論。

世林語堂氏認為地緣政治導源於自然主義及達爾文主義等優勝劣敗之說，其誤在達氏之說係以為獸

世界爲對象，不能一成不變應用於人類世界，蓋人類世界除自然主義之價值外，尚有人類價值，依林氏意見，地緣政治實爲冷血殘酷非人性之邪說，如真能支配各國政治，則不論人與人間，國與國間，將必爲奪取「生存空間」而繼續不斷血戰，世界前途復何光明可言。

心理政治之重要，據著者推論，尙在地緣政治之上，一切宣傳戰均屬心理政治之範圍，希特勒之「我的奮鬥」，實係一部心理政治學。上次世界大戰結果，就地緣政治言，英美各國可謂成功；但戰後一切理想漸次幻滅，馴至各自爲謀，罔顧大局，自應認爲心理政治之失敗，於此可見地緣政治之獲勝者，有時卽爲心理政治之失敗者，反之亦然。此次大戰初期，同盟國因在心理政治上運用不足，作戰目標不清，影響士氣匪淺。嗣後英美積極草擬各種戰後計劃，一方使民主國家人民深切認識爲何而戰，同時使軸心國人民逐漸覺悟盲目效忠其領袖之不智。將來欲謀永久和平之實現，亦必從心理政治着手。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對於世界前途之重要，已如上述，爰特編印成書，介紹國人，藉供參考。

320
751-2
6430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目次

引言

上編 地緣政治

甲 地緣政治

- 一、地緣政治的來源
- 二、馬金特爾中心地的學說
- 三、霍斯霍福及其理論
- 四、霍斯霍福的失敗
- 五、地緣政治忽視美國
- 六、空權如何改變了地圖
- 七、美國的地緣政治及其學派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11

乙 地緣政治：野蠻的法則

110

一、什麼是地緣政治

二、血染河山的科學

三、美國的地緣政治學家

四、偽科學及其危害

丙 下編 心理政治

119

一、心理政治的重要

二、人的三種關係

三、人對自己的看法

四、不信任我們自己的話

五、所謂「國家」

六、公平世界的代價

地緣政治與心理政治

上編地緣政治

甲 地緣政治

蔡斯克 (Joseph J. Thorndike, Jr.) 著
陳宜 譯

一、地緣政治的來源

從根本的來源來說，地緣政治也可以直截了當稱為「政治地理」，這種學說，人們研究它，已經很久了。它是研究地理和國家民族發展的關係的，像許多其他的科學一樣，研究這種學說的人們也有持種端理論的。有的地理學者利用地理的因素去解釋一切人類的歷史，正像有些經濟學者想把經濟因素去解釋一切歷史一樣。可是這些理論不過研究與探討，在政治地理只作理論上的研究時，誰也不認為它是「一個威脅」。

十九世紀末，歐洲某些地理學者開始把地理的意義政治扭曲起來。德人萊士爾 (Richard Katsch) 研究國家的成長，決定一種「定律」認為各強國是從「生存空間」後才變大的。瑞典人克倫 (Rudolf Kjellén) 則和德國人勾結，宣傳大日耳曼主義，包括他自己的祖國在內，統治歐洲。萊士爾和克倫把政治地理由研究一國而為國家政治的工具，變為的政治地理學者純粹為勾結而研究地球的情況。

「可是新式的地理學則時常在問：『如何才能使這種地理情況達到國家的目的？』克及倫把這種用科學賜名為「地緣政治」。

可是要把彼時的「地緣政治」作為治國的工具，還缺少一點東西，它所含的哲學意味重，而行動設計的成份則較少。它正像亞斯密以前的經濟學和達爾文以前的自然科學一樣，還尚未自成一類系統。

使它成為一種有系統的學說的，不是德國人而是一個英國人——馬金特爾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是一個有名的地理學者。馬氏是皇家地理學會的副會長，又是倫敦大學的教授。一九〇四年馬氏把他理論的大要簡短的寫在紙上，在地理學會宣讀，題名為「歷史的地理樞軸」。誰也沒有注意它。一九一八年他把他的理論寫成一本名叫「民主理想與現實」的書。他寫書時正開和平會議，他想以此發揚其國人。他解釋英國地位的力量。他又說德國如何能征服世界。他要求國人注意到這個威脅，乘德國被壓弱弱的時候，設法去對付它。

英國人忽視了馬金特爾。德國人却注意他。他們在馬氏書中發現了德國力量的適合邏輯的理論，而且一點一點已寫好，只要他們去做。為警告英國人而寫作的書，却成了德國勝利的草案。

一開始，馬金特爾要他的讀者對世界要有現實的看法，認清它是地理上的一整片。他說全球的陸面積中，十二分之九是水，十二分之三是陸地。陸地的面積中，三分之一是一個龐大而連續不斷的大陸，即歐亞、亞、非三洲。這一大塊陸地馬金特爾稱之為「世界島」。

附圖表示地緣政治鼻祖馬金特那之世界島（即歐亞菲之聯合大陸），將世界分成三大區域：歐洲和亞洲的中間是中心地帶；其兩旁的大新月形地帶一面是亞洲海岸地，一面是歐洲海岸地。在它們以外，另一個大新月形上，有兩個隣近海岸的島嶼（英國、日本），及幾個外緣的島嶼（美國、澳洲及其他）。在非洲有南方中心地帶，以阿剌伯半島為橋樑，和中心地的本土溝通。

上編 地緣政治



世界島非特兩倍於世界的其他區域（包括英國和日本島嶼在內），而且其所擁的人口較其他部份多十四至十六倍，較歐洲島嶼的人口又多出十六倍，在外歐島嶼上所住的人僅十六分之一。

只要看過地圖的人，就不會把歐亞非當一塊大陸看，感到遺憾。其實歐洲只是亞洲的一個半島，歐印度半島的大而已。面對歐亞兩洲的非洲海岸，長達三千八百哩，實際上有一點（蘇彝士）和歐亞相聯，在其間則（直布勒德和亞丁）也幾乎和歐亞相連。地中海僅其名子所示，就知道這實在是一個內海。

二、馬金特爾中心地的學說

可是世界島的地理點一却並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人們大部都注意世界島的邊緣。這大塊的陸地不能便利於行旅交通，反而是旅行及交通的阻礙。近幾百年來，人們圖着它旅行，使沿海的區域日益繁榮，可是直到二十世紀，內地還是一片寂寞的荒地，如馬金特爾說，鐵道和飛機終於把它促成爲一個真正的單位。

馬金特爾又繼續研究世界島，第一先看一看亞洲龐大而空虛的內地。該處自蘇聯的伏爾加河盆地伸展到西伯利亞的真湖，其特點爲人們無入海航行之利。該區的北方有名列世界十大河流的三條河及其中間，流入凍冰的北極洋，這三條河的名字，一條是利那河，一條是葉尼塞河，一條是鄂布河。在南部則有顯水的內海，與大洋沒有聯繫。對這龐大的內地區域和兩極的河流區域，馬金特爾用他最有名的一個名詞：中心地。

中心地大部分是低地，由西東的西伯利亞一直伸展到伏爾加盆地，其中只有給低的烏拉爾山切斷過，這塊地也包攬西面的庫爾斯高地和東南的一部分蒙古高地。如以阿爾卑斯山、則中心地大部分，全為歐洲西側土。它幾乎包攬了歐亞大陸的絕部，從古和中國的西部，阿富汗，佛羅支，伊朗，以及埃及蘇聯歐洲的一個。

兩極的中心地，或一曰大歐陸的土地，是「海陸地」，海陸地即係河流流入，可航海洋的區域。整四的歐陸陸門戶，即海峽與此。波夏，印度，和中國大部分均屬屬於海陸地。大部分海陸地都是兩重地，土地肥沃，有豐富新法可以通航的，并可擴大內地，在歐陸的推廣地陸生歷史上有所有像大文化，如史詩和史詩裡所描寫的包攬在內，那麼，海陸地包括全歐人口的四分之三，除歐洲外，所有有力量的國家也包攬在內。

在海陸地的範圍中，海峽被為一種巨大的力量。二百年來，英國以海峽保持著它的世界帝國，並維持歐洲末六個大國的地位。在馬漢的「海峽與世界」的時代，海峽被認為是英國的命脈。英國海軍大將馬漢在其所著「海峽對歷史」（一六六〇——一七三八年）的影嚮，一書中，更充分的證明英利海峽在各方面所負的責任——海峽是數千年的文明力量。

馬漢的論述不否認海峽的用途。他指出馬漢理論中的一點——國內經濟對海峽的重要。他又提出二個問題：「如果英日大陸和非洲或亞洲的世界島聯合成為海峽的一個統一視地，那時將怎樣呢？會

「不會有其他島嶼的根據地建得比我們更好；海軍也比我們更多呢。」中心地的統一，是馬金特爾所担心的。他說出來他担心的理由。

中心地的東部邊疆，有西藏的高山為其通亞細海岸地的屏障，而西境則和歐洲相通，毫無阻礙。中心地北部的大塊低地，一望無垠而成北德意志的平原。過去數百年間，侵略者的騎兵曾從中亞細亞的草原越過低地，征服歐洲。這些侵略者也在那裏留過痕跡，他們有許多人也會留在歐洲（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和芬蘭人），不過他們都未能永久保持他們所佔領的區域。這些亞洲的游牧民族缺少兩件東西：人力和一個有組織的根據地，中心地素來就是缺少這兩件東西。

馬金特爾警告大家說，向西走的路，也可以向東走。如果有一個國家控制整個東歐，那麼中心地也就在他掌握中。這正是德國時時夢想得到的地位。德國人所殷望與和平侵略的方式一直努力於統治斯拉夫人。如果他們成功，就可以進而征服世界。

馬金特爾，把它歸納為下列三點：

統治東歐者，即能控制中心地；

統治中心地者即能控制世界島；

統治世界島者即能控制世界。

關於上述幾點，後來的地緣政治學者有一部分和馬氏同意。因為他們大部分雖同意第一點，且有許

有人同意第三點，可是他們都懷疑第二點。中心地大部都是不毛之地，未經開發。蘇維埃在伏爾加東端工業以前，中心地從沒有任何力量的東西存在過，所以我們很難想像統治它就能控制世界島。雅魯大學的教授史派克門（N. I. Shkman）也是我國最早的地緣政治學者，他修正了馬金特爾的第二點，他說：「統治海岸地帶，即能控制世界島。」至少在現在看來，這是接近真理些。

可是馬金特爾雖認為中心地有它事實上並沒有的那樣神祕重要性，而他的擔心東歐被一個國家統治却是很有根據的。因為東歐如被一國統治，那個國家的地位可以進攻歐洲海岸地和中心地。一九三九年最可怕的一年，在蘇聯和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這可怕可能性乎即將實現。幸好這個統一未成事實。可是這又是另外一回事，這件事又要談到馬金特爾的有名的德國弟子霍斯霍爾（KARL HAUSHOFER）。

三、霍斯霍爾及其理論

少將兼大學教授的霍斯霍爾第一次大戰後就開始在德國樹立其權威。可是全球的人却到一九四〇年才知道這位神祕的博士，這時他才突然被大家發現是希特勒作幕的軍師。前此只有很少的外國人發現他，其中有一個就是阿爾特康（Arthraeon），阿氏是英國的銀行家，代表一家美國公司駐在歐洲，該公司則在柏林。一九二〇年他常和德國的商界領袖接觸，他對慕尼黑大學特別感到興趣。該大學對地緣政治的貢獻甚多。他們對阿氏的調查雖彬彬有禮，却只是置諸一旁。這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他對慕尼黑

由德國工業所付出的款項中，細加追索探討，發現他們的錢是交給地緣政治學校的，該校就是羅斯福主持。

阿氏從這點糾糾以發，更深入去探索羅斯福的神祕。他發現在德國工業，政府各部門，海陸軍，和抵禦的敵對黨團，有一個共同的關係，有一個綱。羅斯福，及其連隊即係這個的理想中心。阿氏論這種行動必合於其理想，所以竭力研究地緣政治；直到這次戰爭爆發以前，他離開歐洲，歸化為美國人，把他對這方面的知識告訴給美國的地緣政治學者。

一八六九年羅斯福生長在巴伐利亞家庭內，正是俾斯麥或法的前一年生長在血腥的德國民族主義裏，他常常是投身軍中，後來成爲在日本的軍事觀察家。在遠東，他開始了對地理與戰爭關係的廣泛研究。一九一四年戰爭爆發，他被召入伍，在西線地統率了一師兵。一九一八年在他帶着他學識的軍隊回到慕尼黑時，他深恨德式失敗的原因，回到慕尼黑，那裏的政治熱誠德國的任何地方爲烈，這位舊德接受了慕尼黑大學政治地理的講書，開始在那裏傳授其侵略性的理論。

赫斯 (Rudolf Hess) 是羅斯福的學生之一。慕尼黑的政變失敗後，赫斯把他的老師介紹給羅在魯斯福境裏的希特勒，那時希特勒正忙於寫他的「我的奮鬥」。羅斯福便希特勒模糊的觀念得到了鞏固的基礎。有些人以爲「我的奮鬥」第十四章幾乎純係羅斯福的大手筆。

因爲阿氏的思想有這些爆炸性的軍事結果，所以人家時常將他爲地緣政治的鼻祖。可是他實在並不

像著士講和克及倫所說的那樣發明科學，他也沒有像馬金特爾一樣的陳述任何政治地置的系統。羅斯賓爾所扮演的角色是科學的馬基凡利（Machiavelli），在一個時候大家以為國家即係君主（其後路易十四說：朕即國家），馬基凡利在那時替當權的君主定了一串規律，使它能保守其王國。同樣，羅斯賓爾也以為法西斯的國家實行地置政治的規律，以達到目的。從萊士爾和克及倫那裏羅斯賓爾得到了他的「有機體」的觀念，以為國家好像一個動物，會成長發展，也會死滅。如果一個國家缺少某種重要的「官能」（如巨大空間或安全的邊境），那麼它就可以從弱國那裏去搜取。這「有機體的國家」的整個理論是從自然界牽強附會出來去。因為說如批評的人所示，一個缺少一隻眼睛的人不發聲在角，看見第一個走過的人就走上前去挖別人一個眼睛。可是完全由這種觀念，才使希特勒動身救霍斯賓爾，因為他使納粹制度的擴張，有了一個科學上的口實。

如果羅斯賓爾單是從這方面想，那麼，他也不過是一個純粹的宣傳家而已，而事實上，他是根據淨潔的科學事實未建立其地緣政治的理論的。他一方接受馬金特爾的廣泛論，一面派遣許多地緣政治的研究者去研究地球的每一個區域。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間化的夏尼克學校派出許多野外調查者去研究，這一點引起了當地土人們的推測。有人問起時，這些野外團體就說他們是在研究樹林花草。也許他們真的是研究這些，可是他們同時也研究地理，氣候，民族，政治工業，以及地緣政治力量其他種種因素。在夏尼克大約有一千名專家研究這些統計調查，有許多都登載在學校的刊物地緣政治誌上。

地緣政治崛起後又附帶產生了五六種科學：地緣法學（法律學）地緣醫學、地緣心理學以及其他地緣科學。譬如地緣心理學是發掘地理環境時軍事士氣的影響。霍斯霍福認為一九一九年協約國遠征布爾希維克俄羅斯之失敗，全是因為英法士兵不習慣阿地邁（Arabia）附近不毛之地的台原的緣故。薩美爾將軍在德國的暖氣屋內訓練其非洲團士兵，這並不是完全他們的身體能適應沙漠情形，而是要他們的心理也能適應這陌生的環境。

在這個時期中，霍斯霍福及其同僚發行無數書籍，寫了無數篇文章，用的都是御口的體態和費解的術語。一九三四年霍斯霍福任德國研究院主席。其校址是慕尼黑的一所大廈。

霍斯霍福對德國的統治者大事宣傳擴充領土的理论；「空間即係權力」是他理論的基礎。現在看來，這種觀念並不太反動，因為在歷史上每一個野心的國家都想從其鄰國擷取空間的。可是獨霸世界一百五十年的大英帝國却建築在一個完全不同的理論上。英國的權力依賴於控制海洋及控制海洋所通過的陸地上的各戰略點，如英倫海峽，直布羅陀，蘇彝士，好望角，和新加坡。在這些地方駐紮海軍，英國就可以操縱歐洲大陸的命運。在海權時代，陸地的空間在世界政治上並不是控制因素。

霍斯霍福認為海權的根據地已經不安全了。凡控制這些根據地後面的那塊大陸的國家，就可以從陸上郡攻去擷取這些根據地。一九三〇年初，霍斯霍福和一個英國軍官談話時，正確的預測新加坡的陷落。他說不會由海上進攻新加坡，而是由陸上進攻，他又說新加坡的防禦工事一定只防海上，不防陸地。